

編 者 的 話

解放后，我国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彻底翻身，摆脱了过去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生活，做了社会的主人，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，一天比一天美好。可是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，老一辈的人应该经常重温过去的苦难和艰苦斗争的历史，增强革命意志，永不忘本；年青一代，正如有人说的，他们是“吃蜜长大的”，而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却是异常重要而神圣的，历史要求他们要做红色的革命接班人，接过老一代手中的革命红旗，坚定地将革命进行到底。因而年青一代就更应该了解过去老一辈所走过来的血泪道路，牢记阶级苦、阶级仇，深知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，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社会，站稳革命立场，勇敢地投入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、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去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我们将陆续编辑出版一批四史书籍，为读者提供生动具体的活材料。

现在出版的《难忘的血泪》是一部农民家史集。其中大

多数文章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，收入本书时在文字上做了某些修改。在編輯过程中，承蒙不少机关单位和作者給予大力支持，在此表示感謝。此外，衷心地希望广大讀者对我們四史的編輯出版工作多多提出意見。

目 录

十五天的童养媳生活	(1)
李家弟兄	(8)
一本难忘的血泪账	(16)
血泪話当年	(25)
我的名字的来历	(36)
虎口余生	(40)
不能忘記的血泪童年	(52)
一石小麦	(59)

十五天的童养媳生活

—董业女的遭遇

五原县四史编写小组 搜集
鲁 子 荣 整理

提起当童养媳，真是使人心战身寒！

我家祖祖辈辈是，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攬长工出身。民国十五年，我大和我媽背着我，从家乡——包头王家营子，沿途討飯来到五原县刘大秃村，我大給大地主刘大秃扛了长工。

一天，地主刘大秃的二老婆，从城里到牛棚房子来游逛，路过我們茅庵时，見我长得挺喜人，就把眉毛一挑，干癟的嘴巴一咧：“哟！鷄窝里飞出凤凰了！看这个小丫头长的倒挺俊的，眼是个眼，鼻是个鼻，快給我那宝贝儿子当上个童养媳吧！”这真是晴天霹靂。过了几天，就打发人来“說亲”。在那时候，地主說佃戶的女儿还不是一句話。当天，就拿三十块大洋把我訂給地主家儿子啦！我大和我媽抱住我痛哭了一場，这又能頂甚事呢？民国二十一年，我大得病臥床不起，全家人眼看要揭不开鍋了，好心的邻居們就劝

我大我媽把我童养过門，娃娃去了还可能捞住条活命，再給上几个錢我大也能求个医抓付葯，度个日月。做父母的哪能忍心把女儿填进火坑！可是，不童养过去吧，全家一个也难活，只好把心一橫应承下来。

第四天早上，我刚拾滿一簾头牛粪回来，从东面大路上跑来一头小毛驢，几个娃娃冲着我喊道：“娶业女子来啦！娶业女子来啦！”我一楞，将簾头扔在院里，闖进家抱住媽媽腿就問：“媽，快說，那头毛驢来做甚？”媽媽一把紧紧摟住我的脖子，哭不成声：“是……是……媽养活不起你，……你娘老子沒本事，你去……去……吧！”我着急地哭喊着：

“我不去！我不去！”这时門开了，进来一个人，往炕上丢了两块半錢，拿出件蓝底子紅花袄，粉底子綠叶叶褲，上来就給我穿；我哭鬧着不穿，可哪能鬧过一个大人呢？三手两脚地給我穿戴上，一把抱起我放在驢背上，赶着就走。我拚命地哭着，我媽也嘶哑地喊着。我大一早就躲出去啦，他不忍亲眼看着亲骨肉活活拆散。

一进刘家門，就跳进了火坑。还没下毛驢，婆婆、大姑子那四只可怕的眼睛落在我脚上。見我的脚板子大，生怕丢了他家的人，敗坏了他家的門风。可咱是穷苦人家的孩子，四五岁上就抬水鬧柴，还全凭这双大脚板的力气呢！一下毛驢，就被推在屋里炕

上，拿出丈二白馬蓮帶子來給我纏腳。一陣兒，一雙大腳板被纏成像兩個辣椒一樣，痛得我滿眼淚水，頭上汗珠往下滾。她母女二人又拿出一雙三寸長一寸來寬的小鞋，用剪子撬住鞋口，連搓帶揉往里按。一個九歲娃娃，怎樣經得住這樣的折磨，不由得“媽呀”一聲哭起來。大姑子手里的條帚把劈頭蓋臉地打下來，等兩隻腳進了鞋里以後，全身疼得冒出大汗，把袄褲都濕成水片。

第二天，兩條腿像木棍一樣，摸住牆才能慢慢地站起來，每邁一步，疼得汗珠子往下掉。就這樣，每天還得給人家婆婆倒尿盆、掃地，什麼都得照樣干。抬水的時候，前面是我，後面是比我大的兩個小叔子，腳疼得稍慢一步，小叔子就上來連打帶罵，朝着我的小腳猛踩。我疼得跌倒了，連桶帶水全扣在我身上，人家兩個卻拍手大笑。

七天頭上，婆婆解开我的兩隻腳。我一看，渾身打了個寒戰！十個腳趾頭緊緊貼在腳脯子上，大概是斷了！可是腳還沒有小。狠心的地主婆子就找來些碎瓦礫子，放在腳趾縫里，把腳趾折到腳心處，又用馬蓮帶子緊緊地纏住，第二天，膿血從鞋幫里直往外滲，疼得像刀割。出出進進，只能爬着走。哭吧，不敢哭，真是啞吧吃黃連——有苦難言，只要你眼圈紅一紅也會遭一頓毒打，還罵你哭喪貨、不出槽。實在

难受得憋不住时，趁婆婆和大姑子出去后，就爬上房檐，望着去娘家的大路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呀！哭得阳婆进了山，哭得大雁向北飞去，哭得星星上来，还是个哭。多会儿听得大门一响，婆婆和大姑子回来了，才赶忙擦掉泪水，悄悄地爬下来。地主家还让人给我妈捎了个话：“你家业业可好活啦，每天吃饱喝足，没事儿就坐在那房梯上啾啾呀呀地唱小曲。”

四月二十八日前半晌，我蹲在灶坑边打盹，忽听见院里有人喊：“业业，业业！”我一听，啊！我大来了！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，“哇”地一声大哭着，跪着爬着到了院里，两手紧紧抱住我大的腿，哭得死去活来。父女俩哭了半个来时辰，没有一个人出来问一声。院子里冷冷清清，就像死得一个人也没有啦。我大收住泪，长叹一声，抱着我走进西房。人家嫂子、大姑子一声没吭。我大见没人理，就放下我，坐在炕沿上抽了袋烟，寒心地要走。我扑上去抱住我大也要走。我大倒有心搬上我去住几天，可公公外出要跟去了，婆婆随我大前门进她从后门就溜走了。嫂子和大姑子一推六二五，不管闲事。我大只好哄着我說：“业业，大大今天有别的事，回去让你妈来搬你过五月端午。”“不……我不……”我說甚也不放大大的腿。大姑子拿过鸡毛掸子劈头就是几下，接着一把将我扯起，当的一声扔在柜跟前。我吓得不敢哭啦，我

大脸气成个白皮，可是气顶甚用哩！旧社会有句话，“娶来的媳妇买到的马，由人家骑来由人家打。”我大看了我一眼，含着泪水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。

大大走后，我白天黑夜盼五月端午，盼呀，盼呀，总算一天天盼来了！五月初四那天，我媽叫我来了。誰想又落了一场空。人家婆婆一早就躲出去了，留下公公在家里应付。我媽媽走进了公公的屋，吓得站在一进門的爐台跟前动也不敢动。刘大秃躺在炕上，鋪的那二蓝馬褥子，枕的那綉花枕头，摆的那烟灯，鑲着金边的玻璃杯里泡的龙井茶，在咯喳咯喳地挖猴头儿（挖大烟枪的烟斗），連我媽看也沒看一眼。足足有三个时辰，我媽沒敢出口大气，生怕惹恼了人家，搬不上閨女。一直等人家抽足喝飽，刚要张口，刘大秃劈头就是一句：“沒見過你們这家鬼人家，閨女刚刚过門，三天大来眊啦！两天媽来叫啦！咋啦？我刘大秃亏待她了？他媽的，告訴你們，虱子烂皮袄的少登我的門！若要再来，不管你大人娃娃的一頓鞭子，把你們狗日的全赶出去！快滾！”我媽一听，头嗡的一响，险些儿栽倒在地上，双手抱头跌跌撞撞的哭着冲出門去，爬上車就走。我爬着赶上去搬住車牙箱不讓走。我媽拉住我的手痛苦地說：“业业……你媽你大对不起你……你就別再想这无用的娘老子了……”媽媽放声哭啦，赶車人一声鞭响，車輪滾动了，我哭

死哭活地趴在車牙箱上不下来。这时，只听见大姑子一声尖叫：“想走也不难，把命留下！”说着扑上来提着我的脚脖子一直拉到院里，疼得我媽哭喊着追过来：“业业！业业！……你們不能这样狠心呀！……”人家把我拉进门就咣当一声将两扇黑油漆大門緊閉了，我吓得又不敢哭啦。可是我媽的哭声还不断地鑽进我耳朵里。

我媽的哭声刚刚听不見，婆婆从后門回来了，拿着个紅紙包包笑嘻嘻地对我說：“业业，快把脚盆子拿回房里，溫点水把脚洗洗，媽給你上点药就好啦！”我一看，婆婆为什么和往日大不一样了？今天一笑两毗牙。我不知道他怀着什么鬼胎，疑疑惑惑地把个盆拿回房里，舀了点溫水，坐在地上将鞋脫下，慢慢地一层层解裹脚布，每解一层，像剥一层皮一样疼，脓和血把布粘在一起啦！正解的工夫，婆婆和大姑子进来，见我解得慢，婆婆上来三扒两下全扯下来，一块块烂肉粘在带子上，疼得我两眼直冒火星。天哪！脚腩子和脚趾头上的肉全溼成血浓流完了，十个脚趾头只还有十条細筋筋吊在那里。婆婆捂住鼻子看了半天，回头对身边的大姑子說：“拿剪子来，不剪掉两个小不了！”啊！我吓得成了軟团，急喊：“不行！不行！……”大姑子把鋒利的剪刀交給恶婆子，上来把我按住，只听得“嘎吱”一声，噴出两股鮮血，我

疼得大叫一声，就不省人事……。

醒过来，心如刀割，两只脚装在白布袋里，上面浸满了鲜红的血，我往洗脚盆里一看，妈呀！我的四个小趾头还在血盆里。

我大我妈听到这个凶讯后，气得死去活来，当天就赶到城里写了告状的呈子，抱着我就去打官司。可是，旧社会“天下衙门朝南开，有理无钱进不来，哪怕你理有天来大，没钱也难往赢打。”打来打去，打了个闺女抬回娘家，养伤费自负，财礼钱一分一文不能少归还，刘家另选高门媳妇。

这就是我董业女当了十五天的童养媳的经过。

万恶的封建地主，不知摧残了多少贫穷的子女。这血海深仇，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

李家弟兄

齐克奇 编写

一九四一年，时令过了立春到了雨水，但严冬的余寒迟迟不见解除，透骨的北风还夹着雪花狂啸怒吼。

李谦的父亲在村子里和东家闹翻了脸，打破了饭碗，呆不下去了。带着全家九口离开栽柏营子村，冒着风雪，来到了东元宝山村。在村子前面二里远的地方有一块大菜园子。一幢歪歪斜斜、四壁透风的茅草房子挤在菜园子的一角。这就是他们一家九口新找到的存身之地，他们开始给这村的大地主蔡花脸种菜，指望着弄个糠菜半年粮的日子。偏偏这一年风不调雨不顺，春旱秋涝，菜园子里枯黄一片。年成不好，苦了穷人；东家那头没鱼有虾，亏不了本。蔡花脸把算盘一拨拉，就把李谦父子二人只算为一个半劳力，把母亲和二弟李全的劳动全不算数。借的粮食打加一，就是春借一斗秋还二斗。弄得一家人一年拚死拚活的劳动全搭了进去还不算，倒欠了三斗半粮。这真是从河里

逃出来跳到井里了。父亲越想越气愤，就去找东家說理。从外乡来的李家，头頂着蔡家的天，脚踏着蔡家的地，有什么理可說？东家的白花脸憋成了紫花脸，眼睛一翻，立逼父亲还債付息，不然送法院究办。当时，东元宝山村属彰武县管，他儿子又在伪县法院当法官。这能惹得起嗎？只好含着眼泪，吞下这口气。但是要拿什么还这三斗半粮哪？壮年的父亲常年劳累得了气喘病，一到冬季就做不了重活。想来想去没有什么好办法，就叫十五岁的李謙出外攬工。李謙在皂戶沁村給一家蒙族地主做工，預先借了几斗粮，还了蔡花脸的三斗半粮。这一家人来到东元宝山村不到一年，沒能立定足跟，又被蔡花脸撵出了村子。

李謙留在皂戶沁村給人家做工。他每天一过半夜就赶着牛車上山攬柴，晚間掌灯时分回来，还得喂牛。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为数九寒天身穿单薄的衣裳，冲风冒雪，披星戴月地进行他所难以胜任的野外劳动，寒冷和疲乏折磨他，加上一天三頓淨在山上干啃硬棒棒的小粒炒米（即炒熟的小米），吃不到一頓热飯热菜，害起病来了。但預先拿了人家的粮食，就得咬咬牙根熬下去。三个月的工期还差几天，他就病得不能干活。別說吃小粒炒米，連喝口水也存不下，肚里咕咕一叫就得赶紧往屋外跑。地主发现了这事，就打发管事的来告訴他說：“你要是拉在屋里，就讓你請

喇嘛来念經。”真要讓他請喇嘛来念經，他再做三個月工也拿不起那費用啊！他只好一個人搬到緊挨着牲口圈的草棚里去。他从八岁就开始給人家放猪，又跟着父亲做工，从小挨打受罵是家常便飯；但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屈辱。他蜷着身子趴在草堆里取暖，泪珠順着臉頰滾下来，一滴滴地滲进碎草里去。……过了三天，地主見他已經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模样，就逼他立刻走开。他有气无力地說：“我一站起身来就头晕眼花，怎么能走得动？”地主說：“走不动也得給我走，死在这里沒人往外抬！”他央求說：“东家行行好，先給我捎个信，我家……”地主一瞪眼說：“三个月的工期还差几天，我不跟你算这笔賬，这就是可怜你啦！”那正是腊月的一天早晨，寒风凜冽，空中飞舞着雪花。他从地主的草棚里被赶了出来，拄着根木棍，支着瘫軟无力的身子，拖着沉甸甸的两条腿往家走。挪不动脚步就躺到雪里歇一陣，爬起来又走一陣。二十里路，从清晨到黑夜，連滾带爬，好不容易到了自家門口，一头扎到母亲的怀里，再也掙扎不起来了。母亲見了，心痛得抱着他的头哭了一气，接着就往邻村去請大夫。跑了三趟，只因为手头沒分文，連一付药也沒弄来。怎么办？穷人生来命苦，死活听天由命吧！

地主家过年有酒有肉，頓飯成席。穷人家过年无

錢无米，滿腹忧愁。正是过大年，这一家人就揭不开鍋了。凡是过得去的人家还講究破五才出門，断了頓的人家哪管得了这些！正月初三那天二弟李全就出外乞討。在那多灾多难的社会里，人們被苛捐杂稅搜刮得窗上沒有糊紙，炕上沒有鋪席，哪里有多余的干粮施于人！那有錢人家的大門深宅又进不得。才到十三岁的李全每天在附近村子里轉游来轉游去，討来一星半点残湯剩飯能接济什么哪！母亲从一家穷亲友那里弄来一张生驢皮，揉了一揉給李全縫了条褲子穿上，好讓他走远路乞討。他結識了一个名叫瞎老来的蒙族乞丐，認做干老，相倚为伴，到北坨子里去乞討。驢皮褲子穿在身上走起路来沙沙山响，磨破了大腿根，粘在肉皮上好生疼痛啊！这时，李謙久病不見輕，轉成了伤寒。接着父母亲和弟弟妹妹也一个接一个地全病倒了。十三岁的李全担起养活家口的重担，艰难地熬着貧病交加的苦日子，

这年七月，母亲在病中又生了个孩子。在这时候，增添一张吃閑飯的嘴是多大的不幸啊！母亲一焦急，喉嚨里起了个大疙瘩，脖子肿得老粗，喝口白水也咽不下去。父亲支着病体去邻村請一个叫苗三先生的大夫。这苗三先生鼻孔朝天，不把穷人看在眼里，他斜着眼睛把父亲打量了一番，冷笑着說：“你家称大烟泡？要是不称，就另請高明的吧。”父亲平时不会說

句謊話；可是眼下病人危急，不容想別的，就壯起胆子滿口應承家有大烟泡。苗三先生一踏進屋裡，看見土炕上連個巴掌大的席子都沒有，一股酸臭的氣味直往他鼻子里鑽，他急忙退了兩步，掏出手絹捂住鼻子，很不耐煩地掏掏針包，抽出一根長針在母親的耳後根扎了兩針，說聲：“死不了！”一扭頭走出屋去了。母親幾天沒有吃下一口飯，連病帶餓，第二天就斷了氣。出生不到十天的孩子也跟着活活餓死了。

冬去春來，又熬過了苦難的一年，父親和李謙剛剛見好，平地一聲雷，又一場災難落到他們頭上來。官家派父親去當勞工，又要派李謙的壯丁。這父子二人是一家人的主心骨，離了他們，那剩下的六口還有個活路嗎？父親去求親告友，說好說歹，結果是要全家搬到阜新煤礦去掛工，可以免派勞工和壯丁。除開這個再也沒有活路可走。被逼無奈，全家遠離家鄉搬到阜新市東新邱煤礦來掛工。父親每天領着李謙、李全哥倆下井勞動。每人每天只領八兩米，全家八口只指着這三個人領到的二斤四兩米糊口。在日本鬼子的皮鞭下干一天活，肚皮貼到脊梁骨上，一家老少餓得都像瘦猴似的。李謙哥倆晚間又下井背煤，掙點零錢買吃的。一天的勞動長達十好幾個小時，又不得一頓溫飽。哥倆在每天夜間回來時揀點煤塊賣錢，後來叫日本鬼子發現了，把李謙抓去關了一天一宿。李全被

摔到鉄軌上昏迷了半天，差点送了命。真是难熬的日子啊！

到一九四五年春，人們看得出来日本鬼子的日子不会长了，天天押着許多人去修工事，挖防空洞。父亲被抓去挖防空洞，挖进几尺深，地下就冒出水来，父亲本来有风湿症，天天在水里干活，腰酸腿痛熬不住。有一天日本鬼子嫌父亲手脚笨动作慢，飞起脚来把父亲踢倒了，又抡起大棍劈头盖脸地毒打。父亲爬不起来，在水里泡了半天，回家来就全身浮肿，两腿瘫痪了。沒有錢吃葯，不久就扔下七个孩子与世长辞了。兄妹几个人偎依在一起哭了又哭。从此，李謙接替父亲成了一家之主，日子越苦了，担子更重了。不久伪滿洲国倒台，日本鬼子跑了。兄妹几个人只拿着个脸盆大的鉄鍋逃了出来。小妹妹走不动，李謙背着她，艰难地跋涉几天的山路，才回到家乡来。可是，他們这一来回，把住处也折腾沒有了。七口人守着口小鉄鍋怎么熬下去呢？村子里有人出主意，把小弟弟和妹妹送給別人，李謙听了如針刺心，难过得哭了起来。最后他咬了咬牙說：“死，死在一块儿！烂，烂在一堆儿！”他們在一个亲友的家里住下来，靠哥俩攬长工打短工地紧着褲子艰难地度着岁月。

一九四六年春天，村子里成立了农会，发动穷哥們鬧减租减息。二十岁的李謙当上了自卫队队长，帶

上紅袖章，扛上紅纓槍。飽嘗旧社会苦楚的穷孩子，今天雄姿英发，他的眉眼第一次舒展开来，脸上泛起了笑容。小弟弟和小妹妹乐得合不攏嘴，每天从早到晚围着哥哥欢快地跑来跑去。分了粮食，又分了青苗。苦日子呀总算是熬出头了！不成想，分得的青苗还没有弄到手，八路军因战略撤退，国民党中央军进来了。地主武装，流氓土匪到处杀人放火，反把倒算。哥哥李謙不能在村子里露面了，只得成天在山沟和树林里轉游。二弟李全領着小弟弟和小妹妹留在村里，既为哥哥的安全担心，又为一家人的吃穿发愁。

熬过了充滿恐怖的一冬，当第二年春风送暖，阳气回轉的时候，八路军又打回来了。从白城子下来一支工作队，领导穷哥们鬧清算，开展反恶霸斗争，李謙积极投入了这一翻天覆地的斗争洪流里，又当上了农会武装委员。当年秋，村里进行扩军工作，李謙第一个报了名。工作队的姜队长見这个从苦难中熬过来的人，就像从熔爐里流出来的鉄水一样，迸发着火花，渾身都是劲，就答应了他的要求。这消息一传了出去，小弟弟和妹妹一边为哥哥高兴，一边也觉得难舍难离，扯着他的衣襟，抱住他的大腿，从村东跟到村西，又从村西追到村东。他对于那几个从小失去父母的弟弟和妹妹来说，又是父亲，又是母亲啊！姜队长見了这般情景，也为难起来，就劝他留在村里工作。他一听

急得差点哭出声来，連忙向小弟弟和妹妹說：“如今天下归咱們了，地主恶霸再也不敢欺侮咱們。二哥也长大了，会照应家里，村里穷哥們也会照看咱們，家里再也不愁吃穿，你們可以上学念書。哥哥去参軍为咱們爹媽报仇……”。三弟和四弟懂事，听了哥哥的話，便点头同意；五弟、六弟和妹妹淌着眼泪，不肯点头。这时，二弟李全挺出身来，要替哥哥去参軍。李謙听了更加着急，說：“你岁数不大，个头不高，行軍走不动道，打仗扛不动枪，当兵不够格！”李全人小，志气大，更不示弱，說：“你忘啦，我小时穿驢皮褲子討飯，哪一天不走几十里路？当劳工下煤窑，哪一次不背几十斤煤？如今长大了倒走不动道，扛不动枪啦！”哥俩爭論来爭論去，弄得姜队长左右为难。最后还是費了一番唇舌，叫当哥哥的給弟弟讓步，批准李全去参軍了。李全在入伍的第二年就入了党。李謙留在村里，领导穷哥們鬧土地改革，搞互助合作，不久也入了党。三弟李金现在是生产队的党支部書記。一九五五年四弟李荣服兵役，在部队入了党。五弟也成了共青团員。这些在旧社会里受冻挨餓沒人理睬的穷孩子，如今在党的哺育下已經茁壮地成长起来，正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設和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崗位上，努力地工作着战斗着。

一本难忘的血泪账

樊崑洲 孙百通 编写

敖汉旗新地公社大門的左側，矗立着南北相对的两棵高大的古榆，榆树下面住着一戶人家。干净的四方院套里，座落着三間向阳平房。屋里整洁、明亮，充满着温暖的阳光。炕上鋪着新草席，花布被褥垛得老高。地下放着三节大柜，紅光耀眼。柜上陈設着农家常有的鏡匣之类。正面墙上悬貼着毛主席的大像片。門旁的小喇叭正播送着：“社会主义好……”这就是共产党员老貧农王国林同志现在的家。王国林今年五十七岁了，可身板还很硬棒。他家有五口人，老夫妻俩身旁有三个孩子，儿子是苗圃的柴油机工人，两个女儿在队里劳动。去年全家共挣了五千多工分，除买回口粮外，还有存款二百元。談到现在的幸福生活，老人总是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动，望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說：“社会主义就是好！要不是他老人家，咱們穷人哪会有今天！”这話一点不假，王国林老汉如今的幸福生

活和他在旧社会的亲身遭遇就是这话最好的注脚。

三间房子五亩地

王国林老家原住在楊家窩鋪。爷爷給地主耨青、扛活一輩子，一心想积攢俩錢置几亩地，可是到头来，仍是地无一壠，房无一間，临死还落个黄土压脸。为了活命，父亲仍然走上爷爷的路子，去給地主耨青、扛活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父亲的腰弯了，头发白了，脸上的皺紋堆滿了，可是家里还是一貧如洗，食不果腹。父亲看着实在过不下去，就在王国林十三岁那年，狠狠心把姐姐卖給了人家。父亲想：总得有几亩地，穷人的日子才会有个盼头。于是就用姐姐的身价錢，置买了五亩薄山地，搭起了三間茅草房。从此，全家人感到日子有点盼头了。白天，父亲給地主干活，王国林給人家放猪，晚上回来，父子俩就披星戴月地侍弄那五亩地。誰知好景不长，在王国林二十七岁那年的十月間，父亲忽然病倒了，病势越来越重。王国林看着骨瘦如柴的父亲，只是伤心落泪，却沒錢請医买药。父亲的病日近垂危。在老人临断气时，含着泪对儿子說：“孩子，你要記住，那五亩地是咱家的命根子，你千万不能……”父亲的話还没有說完就合上了双眼。

父亲死了，王国林为了不使操劳一世的父亲光身

入土，求爷爷，告奶奶，不知向富人说了多少好话，最后才从地主程振东那里借了八斗米。借米时，程振东说：“先小人后君子，咱把丑话说到头里；八斗米是出门五分利，两个月还清。”埋葬了父亲，转眼两月已过，到了年关，地主家淘米轧面，杀猪宰羊；王国林却东奔西跑，忙着还债。小年一到，程振东逼债一步紧似一步，有时竟一天三次催逼，逼得王国林真是走投无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地主张振清笑眯眯地走进屋子：“嘿嘿！有困难啦小伙子？不要紧，我帮帮你。”王国林望望他，这老东西平日待穷人如狼似虎，今日怎么变成善人了？心里虽然这样想，可程家的刀按在脖子上，没有办法，先迈出一步再说！于是王国林说：“程家逼我还债，可眼下哪有那一石二斗粮……”“哎——，没问题，到我那扛去！”王国林觉得身上有点轻松，可又觉得不大对劲儿。他怯生生地问：“啥时还，多少利息？”“这个——哈哈……先把困难解决了再说！”就这样，王国林借了张家地主的粮食顶了程家地主的债。

王国林拆了东墙补西墙，换得了暂时的安静，又讨到了一小茶碗米，全家四口人渡过了年关。到二月初，王国林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一天，忽然接到张振清派人捎来的口信，让他到张家府上走一趟。王国林一时摸不到底细，就茫然地走进张家客厅。张振

清似笑非笑地坐在太师椅上，左手托着水烟袋，右手拿着香火，咕嚕嚕吸了一口，慢条斯理地說：“来啦？小伙子！年前那一石二斗粮，給你解决不少困难吧？”王国林一听問那一石二斗粮，身上立刻像纏上了万道繩索，頓時紧张起来。这时，张振清又說道：

“我本来打算讓你秋后还，可眼下我也有点难处，怎么办？也帮帮我吧？”說罢狡狴地眨了眨了眼睛。王国林上气不接下气地說：“我家过年連稀粥也沒有喝上……眼下又是青黄不接，叫我怎么……”“哈哈……活人能叫尿憋死？想个办法嘛！”“亲戚朋友都是穷人，没办法呀！”张振清把两眼一眯：“你那五亩……”王国林全身一震：“什么？讓我卖地？”“嘻嘻！这可是个好办法。”王国林急急地說：“不，我不能卖地！卖地就是卖我的生身父，卖我全家的命！不，不能卖！”张振清冷笑了一声：“好！一石八斗粮，眼下还清！”王国林心里一楞：“怎么，一石八？”“外加利息六斗！”“当初你沒說有利息呀！”“哪有那么便宜的事！”张振清把水烟袋往八仙桌上一放，猛然站起，指着王国林說：“你可識点抬举！年前用我的粮，現在就得知恩报恩！办法嘛，一个是馬上还清一石八斗粮，一个是把房子地給我！”王国林火上心头：“你，你好黑的心啊！現在我才看出你是佛面賊心，明明是想霸占我那三間房子五亩地……”

“胆大！”张振清拍得桌子山响，“你竟借粮不还，反口罵人！”說着叫人把王国林赶了出来。

王国林悲憤交加，走到父亲坟前痛哭了一場；又走到自己耕种十多年的土地上，流了一陣伤心泪。最后，他拖着沉重的身子走回家里，一头倒在炕上。父亲临死时的囑咐在他耳边迴旋：“孩子，那五亩地是咱家的命根子，你千万不能……”十年前，父亲給地主当牛当馬，卖姐姐时的凄惨景象，一幕幕在他眼前閃过……妻子問他，他不答；孩子叫他，他不應。他只感到，身上有万重大山，压得筋骨疼痛。

悲惨的幻影还没有消失，妻、儿的哭叫还没有停止，院内忽然传来张振清的狗腿子一声恶叫：“拆房子！”王国林一时情急，唰的声从炕上跳下冲到院内，拦住狗腿子們吼道：“不能拆房子！不能……”王国林老伴也跪在当院苦苦哀告；两个孩子，更是哭叫連天。张振清哪管这些，上前一脚踢倒王国林：“去你媽的！給我拆！”接着又冲进屋内，从炕席底下翻走了房地文契……

从此，王国林就傾家蕩产，輾轉他乡。

一把要命的鋤

二月的早晨，太阳放着寒光，大地仍旧雪封冰冻。在坎坷的小道上，走着逃荒的王国林夫妇。王国

林担着八岁的小女儿和两个破枕头；妻子穿着破烂的单衣，抱着五岁的小男孩。夫妻二人，毫无目的地走着，走着……不知走了多少路；不知耐了多少个村庄的飯；不知有多少个漫长的夜晚，栖在馬棚，宿在羊圈，最后才轉到双庙，找到給地主孙五爷耨青的老岳父，在四間房子五家住的小黑屋里，安了身。

为了糊口，王国林不得不学着爷爷、父亲的样子，去給孙五爷干活。耨地时，耨的慢一点，地主罵你白吃飯；耨的快了，地主罵你眼睛，踩坏了庄稼。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拚死拚活干一天才只給四角錢。王国林想：这个气实在难受，于是就决定不給孙五耨地，另找出路。

王国林去找孙五爷算賬。刚走进院里，恰好碰見孙五爷的二小子，人們都叫他二少爷，这家伙是他爹盤剝农民的助手。他瞪起三角眼問：“不去干活，来这儿干啥？”“我不在你家干了，来領我的工錢！”“說的倒輕巧，你还倒欠我家四角錢呢！”“我怎么还欠你家四角錢？”王国林莫明其妙地問。“不信，来算算！”二少爷說着走进賬房，打开賬本，拨弄着算盤珠儿。“你刚来时，吃我三斗小紅高粱，每斗八角，三八二元四；你耨地使我家的鋤，每天两角，十天两元，两宗合計四元四角；你耨地的工錢每天四角，十天合四元，四元四角刨去四元，不欠我家四角錢怎的？”王

王国林問：“使你家的鋤，給你家干活，還要錢？”“我家的鋤也不是大風刮來的，怎麼不要錢！”“我原來借的鋤，你咋不讓使？”“鋤板小，不出活！”“既然用你們的鋤要錢，為啥事先不說明？”“早說晚說一樣！”“你不講理，你存心坑人！”王国林壓不下心頭怒火，二少爺不等王国林說完，舉手就是一耳光，打得他兩眼直冒金星，險些栽倒，從此他的左耳聾了。二少爺又罵道：“他媽的！誰不講理？誰坑人？”說着用手一推：“給我滾！”王国林被趕出了門外。

王国林踉踉蹌蹌，剛走回家，孫家的狗腿子，就在門外惡狠狠地叫了起來：“王国林听着，二少爺有令，讓你把四角錢還清，趕快搬出雙廟，不然的話，連你老丈人也得滾蛋！”王国林忿然站起，想豁出命跟他們拚了，不料剛邁出一步，便被妻子攔住不放。這時老岳父趁機走出屋門，對狗腿子說：“回去稟告二少爺，說他馬上就搬。”“錢呢？”“好好，這就給。”老人含着淚把自己整整積存了二年的四角錢，遞到了狗腿子手里。

狗腿子走后，王国林憤怒地說：“我去告狀，告這些吃人的狼！”說完就向外走。岳父上前攔住說：“不行啊！這個世道，官官相護，沒咱窮人說的話……”

王国林在岳父再三勸說下，才算暫時忍下這口冤氣。

一本难忘的賬

王国林被孙五爷赶出双庙后，和第一次从楊家窩鋪逃出来一样，沿路乞討，来到了新地。靠穷哥儿們的帮助，找了一間房子，算是又安下身来。

地主逼債的两次教訓，使王国林再也不想去給地主卖命了。于是他就东家借半升，西家借两碗，湊起了半斗米，每天摊几张煎餅換錢度日。有时貨換貨，換到几盒紙烟，几斤水果，也順便卖卖。夫妻二人忙忙碌碌，苦心經營，实指望有个积存，买几亩地扎下个根子。誰想到，夫妻倆的希望随着时光一年年的流逝，最后也成泡影。到这一年腊月初三算賬时，除外面欠的，家中沒有分文。

为了活命，第二天，王国林拿着用只有自己看得懂的符号記成的賬本，走进了警长邓国珍家。邓国珍同他老婆正在吃早飯。桌上摆滿了大魚大肉。邓国珍見王国林进来，瞪起了大眼珠子：“吃飯时候，来家干什么？”“眼下沒吃的，請邓警长把欠下的賬清清，弄两个錢，量点米。”邓国珍把手一挥：“到分駐所等我！”

在分駐所办公室里，邓国珍挎着刀，穿着皮鞋，嘴里斜叼着紙烟，坐在椅子上，声严色厉地問站在一边的王国林：“我欠你的錢嗎？”王国林連忙回說：

“沒多少，七、八塊錢。”邓国珍好像压根儿沒这么回事似地說：“怎么欠下的？”“过来过往吃个煎餅，拿盒紙烟什么的。”“有賬嗎？”“有賬沒賬，邓警长清楚！”“嗯，拿賬来我看看！”說着从王国林手里夺过賬本，扫了一眼：“記的是啥玩艺儿！”咔咔把賬本撕了个粉碎。王国林慌忙扑了过去，不防被邓国珍一脚踢倒。他忍着右腿的剧痛，掙扎着爬起来，看看滿地的碎紙片，就又扑向邓国珍。邓国珍一閃，喊道：“来人！”刹时闖入了几个警察。王国林一人怎能对付了这几条狗，他又被打倒在地。邓国珍一旁冷笑一声：“哼哼，賬竟要我头上来了，不知天高地厚！給我拖出去！”王国林刚爬起来，便被几个警察連踢带打地赶了出来，咣啷一声关了大門。王国林回头冲着紧閉的大門憤怒地吐了口唾沫，低声罵道：“你們这些吃人的狼，喝血的鬼，早晚都不得好死……你撕碎了我的賬，可我的这颗心还在……”

解放十八年了，王老汉随着土地改革、合作社、公社化，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。在幸福的生活中，他常常打开自己心里的那本血泪賬，給青年人講述他在旧社会的种种悲惨遭遇，讓青年們牢牢記着过去的苦，当好革命的接班人，握紧印把子，把革命进行到底。

血 泪 話 当 年

王淑珍 口述 捷夫 整理

我今年四十三岁。我这四十多年，经历了新旧两种社会。前二十多年，过的是人間地獄生活，尝尽了世上的辛酸悲苦；解放后这些年，才算进了地上天堂，享受到人間的欢乐幸福。

七 岁 被 卖

在旧社会，穷人家的孩子一生下来，就算掉进了苦海。我刚刚七岁，便被地主逼着爹娘給卖掉了。

原来，开魯县东安村的大地主徐千，設下圈套，使家里的长工老刘欠下他一笔賭債。地主討債如追命，逼得老刘逃亡在外。老奸巨滑的徐千，又使出个花着，硬把这笔冤枉債原封不动地轉嫁到我爹身上了。

这年刚过完春节，徐千大搖大摆地来了，一进门

就气势汹汹地说：“我儿子要娶媳妇，急等用钱，你赶快还债！”

“你看看我这个家，四条腿的只有一个破桌子，两条腿的就是几个人，拿啥还债呀？”爹忿忿不平地说。

“嘿嘿，”徐千冷笑一声说，“有两条腿的就行。你不是有个姑娘吗，怎么还换不出来几个钱？”

“我那孩子才七岁，这么大一点，有钱的人家不要，没钱的又要不起。再说……”爹说不下去了。

“你犯愁找不着主？我给你找！”徐千说完一甩袖子就走了。

地主坑害穷人，是说得出就干得出的。徐千回到家里，便打发人前村后村的明说明讲：“谁替王俊德还债，就把他的姑娘卖给谁！”

日子不多，“买主”找到了；徐千派人给我家送信说：“你家姑娘有主了！保安村老姜家认可出这笔钱，等孩子大一点就接过去。”当下，爹娘长吁短叹几声，想不出半点主意，只好默认了。

恶狗伤人

在我八岁那年，娘又生了个女孩。日子越发不好过了。为了帮爹一把手，我也给徐千当猪倌去了。当

时講定：放一口猪一年四升粮，春給一半，秋給一半。到了給粮的时候，尽管徐家仓滿囤流，可往外拿这点粮比抽他的筋都疼，只給点秕谷就拉倒了。日子实在捱不过，娘硬着头皮讓我去要拖欠的粮食。

徐千住在深宅大院，穷人誰敢輕易迈进他家的門檻！我拎着条破口袋，提心吊胆地走到院里，既不知道当家管事的在哪屋，又不敢随便乱闖。轉来轉去，走了一圈也沒找着。我拿着空口袋正想往外走，忽然，东家一条护院大狗，吠叫着扑过来了。我一边躲一边喊，屋里却沒人出来吆喝一声。三扑两扑，一下子把我扑倒，张开血盆大口，連撕帶咬，把两条大腿掏个稀烂。爪子一扒，又把我的嘴角給豁开了。当院外干活的长工聞声赶到，我已經成了个血葫蘆。这时东家婆才慢騰騰地走出来，看看我，张口就罵：“你这个騷妮子！咬死也不多，看你还敢来不敢来！”

一个楞青的老黄太太上前說：“还罵呢，看把孩子咬成啥样子啦？你們家有新筷子給一双，讓她娘給烧成灰，敷到伤口上，省得化脓。”

“不給！有也不給！疼死她！烂死她！”东家婆咬牙切齿地說。

“不給筷子，快讓她們剪点狗毛，上点狗毛灰吧！”老黄太太又說。

“要剪狗毛？把狗剪得秃毛少皮的多难看，不

行！”說完轉身就走了。

娘趕來哭着把我抱回家。不用說上藥，連包傷口找一塊乾淨布都沒有；只用清水洗一洗，把左一條、右一塊搭拉着的皮肉按上就完了。因為兩條腿沒有好地方，坐不住，躺不下，整天整夜只能在炕上跪着。

我被咬壞了，東家的豬還得照樣給放。娘給打了幾天替工，我又放豬去了。每挪動一步，傷口就像刀割針扎一樣，疼得鑽心透骨。咬着牙把豬趕到荒坡，自己就站在那裡，從早晨一直哭到天黑。這樣足足干了兩個月，傷口才漸漸好了。

爹 爹 之 死

窮人窮，是地主剝削窮的。爹那時還不懂得這個道理，所以常說：“種庄稼雖然有歉年，可也有風調雨順的時候，為什麼我們家的日子從來就沒有個好年月？”為了能趕上個“好年月”，我們家曾從開魯遷往奈曼旗，光景還是一年不如一年。後來，全家又搬回開魯，投奔住在套海營子的表哥丁占國。經他介紹，爹租了地主張才一塊地。當時講的是東家啥也不管，三七分成。這年年成還不錯，爹心裡也挺高興。

到分糧的時候，請來了東家，也請來了介紹人丁占國。指着場裡的糧食，爹說：“估量能有六、七石，

按七成算，我能得个四、五石，明年的吃喝算不用犯愁了。”这一句话把张才说炸了。他把眼睛一瞪说：

“你分七成？不是我分七成吗？”又冲着丁占国说：

“你是介绍人，当初不是这么讲的吗？”

丁占国看张才要放赖，赶忙反驳说：“不是，当初讲的是你三成，王家七成。”

善于巧取豪夺的张才，又使出了惯用的一套，说：“三成也好，七成也罢，拿出凭据来！若是没有，就得七成归我，少一粒也不行！”

“当时三头对案，讲得明明白白，还要什么凭据？”爹气愤地说。

无论怎么说，张才就是一口咬定不放松。

这真是欺人太甚，就是哑巴也能气出话来。爹到伪村公所把张才告了。可是他哪里知道，在那个世道，钱就是理；有钱的拿八个“不是”，能说出一百个理，所以，告来告去，最后还是判个“七成交东家，三成归佃户”。

官司打输，粮食被夺走，爹一气得了个“气恼伤寒”。整天昏迷不醒，有时嘴里还喊：“跟他干，没完！”因为无钱请医买药，折腾一个多月，终于抛下我们娘儿五个，结束了他那苦难的一生。

凄风苦雨

爹一死，好像房子塌了大梁。娘拖着多病的身子，白天给地主拆洗缝做，晚上还要顶着月亮给人家纳鞋底。连爹那么个男子汉都维持不过来一家人的生活，娘就是累断了脊骨又能换来几粒粮食！

爹死后两个多月，过“小年”那天，有钱人家杀猪磨面，吃酒作乐；我们家里依然凄风苦雨，娘儿几个如坐愁城苦海。偏偏这时地主婆又讨债来了。原来，爹死的时候，没钱买棺材，用了他家扔在院里的一只破柜，作价五块大洋，这样又欠下了一笔还不完的债。

连下锅米都没有，用什么还债呢？娘说：“明年叫我儿子给你们放猪还债吧！”地主婆不答应，说放猪挣那几个钱，连利息都不够。经过娘一再求情，地主婆意外地“开恩”走了，其实是另打了坏主意。

转过年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家里没粮，整天吃“草鞋底菜”。大人好歹还能挺住，可真够孩子受。四岁的小妹妹，饿得三根大筋挑着个脑袋，吃野菜吃得拉不下屎来，憋得嗷嗷直叫，活活憋死了。

正当娘悲痛不已的时候，地主婆又来趁火打劫了。她三天两头到我们家，先逼债后说媒，还不上债

就逼着娘嫁给她弟弟。起初娘说啥也不答应，可又没有别的办法，最后还是走了这条道，卖身还了债。

被劫一空

爹死娘出门，我十四岁就到婆家当了童养媳。

婆家也是穷苦人，男人姜羲智是个扛活的。

婚后一个多月的一天夜里，全家都已入睡。忽然外面枪声大作，子弹从窗户射到北墙上，打得泥土四溅。枪声稍停，婆婆想看看动静，刚探出头去，被土匪一马棒把脑袋打了个大窟窿，血像喷泉似地往外淌。接着，土匪们叫骂着冲进屋来，把仅有的东西全部抢走了。

巫婆图财害命

日寇投降后不久，当地的汉奸、地主成立了什么“维持会”，要抓老姜去当“保安队”。老姜听到风声后，逃跑了。

老姜走了两个多月，没有音信。一天，地主婆子来和我婆婆说：“你儿子出去这些天，死活也不知道，还是请‘大神’来给算一算吧！”老人家思儿心切，上了人家的圈套。

請巫婆可不那么簡單，一次就要二尺紅布、二斤綫麻、二斤烟、二兩茶、半斗高粱、兩束香，還要兩元“壓香爐錢”。像我們這樣的戶，湊齊這些東西，就等於被抄了一次家。

跳神那天，雖是數九隆冬，還得大開門窗。當時我剛生孩子第七天，讓我在地下跪着，足足磕了一個多小時的響頭，才把“大神”請下來。巫婆閉着眼睛滿嘴胡言，說什麼“姜羲智已經有尸無命，被人害了。”這真是晴天霹靂，吓得我們婆媳倆六神無主，哭作一團。這時，巫婆卻拿着一包東西到地主家享用去了。

經過這一折騰，着急上火又冒了風寒，我得了“縮骨癆”，全身癱瘓半年多。剛剛出世七天的孩子，因為跳神驚吓和感冒，得了抽風病。婆婆整天哭成淚人，我動彈不了，孩子沒人照看，三天后就死了。

地主婆勾結巫婆害死我的親骨肉，又在我的身上打起了壞主意。一天，她像個幽靈似地來到我家，說：“你們老寡婦、少寡婦的，往後日子可怎麼過，趕早嫁人吧！”她想利用巫婆的妖言，拆散我們夫妻。地主的心腸，真是掏出來狗都不吃！

深 仇 大 恨

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天夜里，老姜回來了。當時

我們那里正是敌我双方“拉鋸”的地方，风声还挺紧，在家只呆一夜又走了。他說：“总在外面躲躲藏藏的不是个办法，这回我要到南边参加八路軍去。”

老姜走后不久，“遭殃軍”来了。他們进村就抓人，并且口口声声要抓老姜家的媳妇。我和婆婆听到消息躲出去了，可是两个小女孩沒来得及領走。这伙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进屋一看只剩两个孩子，便大声喊叫：“大人走了，把孩子給她吊起来！”听这么一說，大孩子从敞着的窗子跳出去了。小妹妹刚爬上窗台，一个匪兵上去一脚，就把她踢到院里去了，正好跌在一堆麻槎和苞米槎上，把肋巴豁开一条大口子。

为了搶救孩子，我走进院里，冲着匪兵說：“孩子們懂得啥，有事和我說！”他們一看正是要抓的人，沒容我看一看孩子，上来就把我的双手反綁过去，拴在馬脖子上。匪兵騎在馬上，走一步打一鞭子，打了三里多地，把我带到了伪村公所。

伪村公所門前埋着两排木桩，一排十三根，上面已經吊着不少人了。匪兵把我的两个大拇指捆上，也吊在木桩上，几个人輪班用皮鞭劈头盖脸地抽打，一边打一边問：“你男人当了八路，現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你們屯誰是共产党？誰是干部？”我被打得不知昏死过去多少回，但無論怎样拷打、逼問，我就是一口咬定什么也不知道。这样，从午前九点一直打到半

夜，看实在問不出什么来，才把我放了。

苦 尽 甜 来

爹爹盼了一輩子也沒有盼到的好年月，我們总算盼到了。一九四七年，家乡解放了。从此，我也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看看今天，想想过去，比一比，真是天上地下：

我这个被地主踩在脚底下的小猪倌，一解放就当
了村干部，并在一九四九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；随着
爱人工作調动，迁到海拉尔以后，又被选为市的党代
会代表，还担任着胜利公社的党委委員、街道党支部
書記的职务；

我这个旧社会的童养媳，今天，在劳动和工作中
取得一点成績，党和人民就給了我各种荣誉和奖励。
在农村期間多次被評为盟、县的劳动模范，到城市以
后又連年选我当市的先进工作者；

我这个过去出門不敢抬头，看着脚尖走路的人，
在新社会，几百人的劳模大会上給我带紅花，讓我登
台講話，一些部队、学校还請我去作报告、講家史；

从前剝削階級害得我家破人亡，現在一家十口，
欢欢乐乐，各得其所。扛活出身的爱人当了国营农牧
場的党委書記，大女儿是大学毕业生，大儿子在林区

机械厂当技工，还有两个小儿子上学念书；

我这个过去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的人，现在有了相当于高小的文化程度，能看书，会读报，再也不当睁眼瞎了；

从前吃上顿、愁下顿，活了今天不知明日，现在别看我年过四十，可越活越年轻，越过越有劲，不仅为了今天的幸福，还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，贡献出我的一切。

说一千道一万，没有共产党，没有新中国，就没有我这一切。为了现在，也为了将来，永远不能忘记血泪的过去，更要百倍地珍惜今天的胜利果实，将革命进行到底。

我的名字的来历

閻鷄換 口述 寸心 整理

現在人們都叫我閻鷄換，可我原來並不叫這個名字。要談閻鷄換這個名字的來歷，那還是在舊社會。

我的爹媽，生我們姐妹三人：我最大，名叫大女子，還有兩個妹妹，一個叫二女子，一個叫三女子。民國十八年，伊克昭盟大旱，娘被活活餓死了。那年三女子兩歲半，她偎在娘的屍體上，死去活來地哭着；爹不忍看，一把將她扯開，撩起破席一卷，便把娘的屍首捆起來了。貧苦的放羊老漢劉大爺，見三女子餓得可憐，從懷裡掏出自己舍不得吃的半個糠團子，才把三女子哄過來，然後又幫着爹，把娘抬出去埋了。

爹是地主的長工。娘死了以後，家中沒人照料，加上愁吃愁穿，爹時常鬧病，給地主誤了幾個工。有一天，狗腿子找上門來說：“老闆呀，東家叫我給你捎個信，說是今年雨水不好，營生不夠干了，往後不再叫你上工啦！”聽了這話，爹的臉色頓時變得煞

白，嘴唇哆嗦了半晌，沒有說出半句話來。

自從爹被狠心的地主解雇以後，就拖着病身子，領着我們姐妹到四鄉去討飯。有一天，從黃河北邊來了一個跑買賣的人，說是包頭一帶好混生活。爹拿定主意，領着我們，離開了家鄉。當時正是十冬臘月，我們冒着凜冽刺骨的寒風，踏着黃河上的冰層，逃進了包頭境內。俗話說，“天下老鴉一般黑”，包頭又哪是咱窮人呆的地方啊！我們照樣沿門乞討。有時討一天的飯也填不飽半個肚子。有一回，我們剛踏進一家地主的大門，冷不防，從門後躡出一條灰色的狼狗，一口把二女子的小腿咬了個皮開肉綻，血流一地。我吓得向後一閃，纏在我背上的三女子哇的一聲，原來她的後腦勺，正好撞在門鏈上，眨眼之間，起了一個雞蛋大的紫血包。

討飯人最怕的是青黃不接的春天。到了來年四月，爹一看活不下去了，含着眼淚對我說：“大女子呀，你也懂事了，這年頭沒咱逃的路。……爹不能……眼瞅着你們餓死……，我打算……”他再也說不下去了，顫抖着的兩手，輕輕地摸着二女子的頭，淚珠像雨點一樣，一串串地落在她那生滿了虱子的亂麻般的頭髮上。

過了兩天，口里來了一個販人口的。爹忍着心頭的劇痛，把二女子賣給了他，換來了二斗玉菱子面。

临走的那天，二女子說甚也不去。爹強打笑臉，哄着她說：“跟你大叔去吧，到姑姑家享福，那裏有吃的，省得跟着爹要飯受罪。”不懂事的二女子，痴痴呆呆地望着爹，抽抽噎噎地說：“姑姑家有……有吃的……咱們一起去……”爹轉過臉來，擦擦淚說：“停幾天，爹和你大姐、小妹子全去。”

賣了二女子不幾天，二斗玉菱子面就吃完了。爹不知听誰說，黃河后套是個好地方，又帶着我和三女子，往西逃。一天傍晚，我們剛走到哈叶胡同，我只覺得眼前一陣天搖地旋，餓得暈倒在地。就在我暈倒的時候，爹把三女子从我背上解下來，送給了一個過路的好心的窮老婆婆了。第二天，我們餓得實在走不動了，挖了些野鼠，燒熟吃了，然後爹扶着我，一步步地往西奔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們在一個叫二道水泉子的村子里住了下來。房東見我骨瘦如柴，無力走到后套，便托人說媒，把我送給這村一家富農呂建華家做童養媳。

我進呂家的那天，外號叫“鉄公鷄”的富農呂建華，為了表面好看，殺了一隻母鷄，請我爹吃了頓飯，第二天，就把爹打發走了。後來他給我起了個小名叫“鷄換”，意思是用一隻鷄換了我一個人。爹把我安頓下，沒等走進后套，也就餓死在半道上了。那年我九歲，呂建華逼着我給他當牛做馬，一不順眼，

就拳打脚踢，还用烧紅了的火筷子在我脸上烙了一块疤：我在死亡綫上苦熬了十年，也曾幻想着有个出头之日，可是，我受的苦越来越重，哪有出头的日子啊！就在我十九岁的那年，呂家以“成家”为名，用一头毛驢把我馱到賭棍徐二柱家給他填了二房，呂建华从中得了一百二十两大烟土。徐家把我糟蹋够了，就把我一脚踢开。直到一九四八年，我才找到了安身之地，和現在西栓圪堵的貧农老王結了婚。

一九四九年秋，雨过天晴太阳出，包头城来了共产党，毛主席领导我們翻了身。我吐出了滿肚子苦水。后来姐妹們选我当了乡妇联主任，公社成立后，社員們选我当队长，現在又选我当包头市哈林格尔公社妇女代表。姐妹們劝我改名字。我說，这名字永远不能改，它会使我永生永世不忘記过去所受的苦。

虎口余生

张玉甫 口述 毛吉昌 王洪昌 整理

久居海拉尔的人们都知道，在敖包山下有个“万人坑”。坑里埋葬着被日本帝国主义残杀的成千上万善良无辜的中国人民。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和残杀中国人民的铁证，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血海深仇。

我是被日本鬼子诱骗、捕抓到海拉尔的十几万劳工中的一个，也是这十几万难胞中侥幸逃出来的一个“苦力”。提起那时中国人民受的苦、遭的罪，真是说不完。每当回忆起在敖包山上死难的十几万同胞来，就想起我前半生的一段难忘的经历。

走投无路

我是河北省欒县人。从祖辈起就房无一间、地无一壠，全凭扛大活混口饭吃。我十七岁那年就给本村

的一家地主放羊，二十岁又扛大活，辛辛苦苦的卖力气，所得收入总还不清地主的债。万般无奈，跑到了锦州，在一家日本人的煤矿里当了“煤黑子”，旧社会挖煤那活儿，简直不是人干的。吃的是糠子面，睡在阴暗潮湿的工棚里，受监工的打骂更是家常便饭，经常发生倒塌、爆炸事故，不知夺去多少矿工的生命。我拚死拚活的干了六个月，除去伙食费所剩无几。正在这时候，老爹闹病，我回了家。一登家门，老爹就断了气。以后才知道，父亲久病没钱治，加上好几天没揭开锅盖，病饿而死。我又赶紧返到煤矿的时候，日本鬼子一脚把我踢了出来。

后来，有人说郑家屯招人，我就望风捕影地又跑到了郑家屯。正是数九寒天，我穿着件露着棉花的薄棉袄，冻得浑身直打颤。我挨门逐户地打听：“有用人的吗？”遭到的不是“白眼”，就是一顿臭骂。我心里像刀扎一样难受。当时我就纳闷：都是人，我为啥就比你们小三辈呢？为啥平白无故要受有钱人的欺侮和辱骂呢？

騙入迷途

一天，我正在郑家屯“蹲街头”，忽然听到有人吵吵嚷嚷地喊道：“招工了！招工了！快来报名！”

只見好幾個穿着日本服的中國人，手里搖着小旗，上寫“招工”二字，邊搖邊喊。我當時那股高興勁兒簡直沒法說，三步并二步地跑到搖小旗那人面前，哀求地說：“先生，求求你，給我報個名吧！”

那人說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張玉甫”。我又追問了一句：“先生，到哪去？做什么活兒？多少工錢？”

“叫你們到東山里去開荒種地，每天是三頓白面饅頭，一天八小時的活兒，每日的工錢是一元五角。”正在這時，只听搖小旗的人又大聲喊道：“自願報名者，先領現款十五元。”說着拿出厚厚的一迭鈔票，在我面前用力地晃着。我毅然報了名，旁邊還有不少的中國人，也一手接過鈔票，一手寫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我們這些報了名的人，馬上就被送到有人看守的旅館里，再也不能隨便行動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們這一批四百名勞工，就被押到了車站。招工時說乘客車走，到車站一看，等着我們的是四節“大悶罐”，一幫日本兵連罵帶趕把我們擁上了車。剛走進黑洞洞的車廂，就听“咔嚓”一聲，把車門鎖上了。我的心“崩崩”地跳了起來，每個人都解地互相觀望着，誰也沒有說一句話。誰知道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着我們呢？

两天两夜的旅途，把人們折磨得不像人样子了。每天只給一頓干粮吃，喝不到一口水。

第三天深夜，火車突然停了。車門打开，紧接着就听到：“起来，起来，站着队，下車！”人們按照次序下了車。車廂外边一片黑，只有地上的白雪，反射出一点微弱的光亮。当我們走下車来，抬头一望，啊呀！一排排气势汹汹的宪兵，早已在等待着我們。他們一个个手持大枪，枪上的刺刀，寒光耀眼，真叫人胆战心惊！

点了名，早已准备好的十几輛軍用大卡車又向我們开来。

“上車上車！”領队的中国狗腿子，向我們大声地喊叫着。日本宪兵端着枪，横眉豎目地吵嚷着，我們刚上了車，又听中国狗腿子喊道：“不准說話，不准东张西望！”話音刚落，十几輛大卡車便飞一般地向荒无人烟的深山里駛去。

到底来到了什么地方？誰也不知道。我在車上偷看了几眼，什么也沒看到，只有連綿起伏的山巒，滿目凄凉。

我們簡直是悶在葫蘆里。这到底是到了什么地方？为什么这样戒备森严？誰也不知道。但已意識到我們已經落入虎口，上了賊船，再想逃脫是难了。

在虎穴里

天亮了。这时才知道已經把我們給拉到海拉爾的北山上了。山上布滿了長排的工棚，再就是蛛網般的鐵絲網和星羅棋布的崗樓，別的全也看不到了。

我們這四百人，一個個凍得像貓咬一樣難受。又等了一會兒，一個胖得像肥豬樣的中国狗腿子向我們訓話，除講了些要我們好好干，干好了早回家之類的話以外，最後說：“你們手里的錢和物品，可以交給我們保存，等你們掙夠了錢回家的時候，統統還給你們。”在鄭家屯他們所謂預交的十五塊錢，又原封不動地給了他們。

苦難的勞役開始了！

我們所干的活，是修築軍事地洞。勞役的強度簡直叫人無法想像。無論打洋灰、挖洞子、挑溝，沒有一樣是輕鬆活，三米多深的壕溝，一鍬鍬把土扔到上邊，干上一天，兩臂就別想再抬起來。可是在皮鞭和棍棒的威逼下，勞工們還得咬着牙拚命干，偷不得半點懶。飢餓、勞累、疾病、事故以及日本鬼子和監工們的洋刀和皮鞭，隨時都會奪去勞工們的生命。

原說每天只干八小時的活，那簡直是騙人的鬼話。什麼叫時間？什麼叫休息？根本談不到。每天不見太

阳出工，太阳不落不收工，走回工棚常常是摸黑吃饭。

有这样一件事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

那是一天下午，天气十分炎热，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。一个年轻的“苦力”，已经连续打了好几天的洋灰（这活最重），这时他直起腰来，用手擦了把汗，喘了口气，正想再干，不料被监工发现了，他气冲冲地走过来，一把夺下他的铁锹，当头一砍，这个可怜的不知姓名的“苦力”晃了几下身子，再也爬不起来。接着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监工冲着我们说：“谁要磨洋工，谁就跟他一样。来人！把他拖走。”不大功夫，这个监工在另一地方用洋镐把又打死了一个“苦力”。

面对这些血淋淋的事实，虽然我们当时敢怒不敢言，可是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中，心里都像火一样在燃烧，有人转过脸去，偷偷抹掉眼里的泪水，可是，那些野兽般的日本鬼子和中国狗腿子，每当杀害了中国人却洋洋得意地说：“中国人大大的有，死了几个没关系！”

干起活来把我们这些“苦力”当牛马；而在生活上，却连牛马也不如。

早晚吃的都是高粱米稀粥，午饭是又酸又硬的混合面馒头，不管饱不饱，一律给四个。每天三顿咸盐豆，喝的是生水，许多人都闹肚子，连拉上三天就不像人样了。可是还得坚持出工，要不打入到“病号

房”就更倒霉了。

提起住的，簡直沒法說。一排席棚子足有半里長，每間是二米左右，對面二層鋪共住十六個人，躺下就不能翻身，工棚陰暗、潮濕，得疥瘡、寒腿的人就不計其數了。

我記得有一次，白天勞累一天，收工後躺在鋪上就睡了，疲乏得竟連小便都沒有知覺了。尿在涼席上，又漏到下鋪，這事被看守知道了，一下子從鋪上把我拖下來，隨手拾起洋鎗把，劈頭蓋臉就是好幾下，打的我鼻口冒血，至今胳膊上還有一個傷疤。這樣的事，幾乎每天夜里都會發生。

一個工棚住着四百多人，為了看守方便和不易逃跑，只在中間留一個小門。晚上有人大小便時，非等湊夠四個人，拿着四個牌子，一齊出去，再一齊回來；如逃跑一個那三個人要負責。有時不夠四個人，就得等，把人憋得滿棚亂走。

我到北山後沒發給一件衣服。比我來得早的“苦力”說，冬天只給過一套麻袋一樣的更生衣，這怎么能抵住零下四十多度的嚴寒！無奈，只好把洋灰袋用繩子綁在身上、腿上，那種可憐的模樣，簡直連“花子”都不如。每年冬天凍死的人，就沒法計算了。

夜 逃 魔 窟

打死、病死、餓死、冻死的人越来越多。日本鬼子一天比一天看管得更紧了。事情越来越清楚，我們这些“苦力”的命运，不管迟早最后只有一条道，死！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念头，跑！有机会就跑出这个吃人的“閻王殿”，跑出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窟。

几个月的折磨，我已經瘦得不成样子了。不久，就病倒了。最初是从眼睛开始的，左眼突然发紅，漸漸看东西就模糊不清了。想治，可哪去找医生？哪里去弄药？几天以后左眼就瞎了。

日本鬼子一看我瞎了一只眼，又害病，知道离死不远了，于是就发了“善心”，把我打到病号房去了。

提起病号房真叫人伤心透頂。一个席棚子住着五百多病号，痛苦的喊叫和呻吟声，听了真叫人心酸。这些病号都是臥床不起，米湯不入的人，只要还能拿动铁锹，誰也不愿到这里来等死。

世間竟有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：得了病不但不給治，反倒每天只給一頓高粱米稀湯喝，据說这是日本鬼子怕劳工們泡病号采取的办法。

每天早晨，看守都要到病房里去检查一遍，逐个用脚踢几下，发现僵硬的尸体，便命令拖出去！每天至少三、四个多至七、八个。把这些病死的人都堆到一个大席棚里，三、四天就用大卡车拉一次，扔到伊敏河边。每当河水上涨，伊敏河上到处漂浮着这些“苦力”的尸体。我在病房里除了“养病”以外，还有一个特别的差使，每天往外拖死尸。

我在病房住了些日子，趁机逃跑的念头也就更强了。因为病房离工棚较远，看守的也比较松，虽然总想跑，可是心里也有点害怕，万一跑不成被抓回来那可怎么办？

那还是我到病房以前的事，一个不知姓名的“苦力”半夜跑了出来，没等他越过铁丝网，日本鬼子便带着狼狗把他揪了回来。第二天我们站队去上工，发现在道旁的电线杆上，五花大绑高吊着一个血肉模糊的“苦力”，身上被剥得光光的，鲜血从身上流到地下，这个有骨气的中国同胞，虽然身遭毒鞭，但一声不吭。我们再不忍看下去了，可是恶毒的鬼子，为了杀一警百，非叫我们看着打不可，并大声地向我们说：“谁要逃跑就和他一个样……”这个中国人一直被吊打了两、三天。晚上蚊子、小咬，糊遍了他的全身。

一想到这些我心里着实有点胆怯，可是又一想，

不跑也沒活，万一跑出去，也許還能有生路。跑！主意就這樣打定了。

一九三六年七月的一天夜里，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。这天深夜，天黑得伸手不見掌。病号們的呻吟声漸漸低弱下来。門口的看守在用口琴吹着日本小曲。突然，口琴声停止了，不多时門口又传来了輕微的鼾睡声。“看守睡着了？”我心里猛地一亮，就輕輕地光着脚下了地，走近門口一听，看守果然坐在那里抱着枪睡了起来。“好机会！”我顧不得多想，小心的拉开門，从看守面前走了过去，随后我就使出全身力气撒腿跑了起来。

我分不清东南西北。也不知道該往哪个方向跑，只是往黑暗的地方用力地跑。可是刚跑了不远，一道鉄絲网就橫在我的面前。我过去只听说这里有高压电网，我現在遇到的是不是呢？当时真是吓糊涂了，用手一摸沒电，于是我就用手扒个空子，用力鑽了过去。衣裳被撕破了，手上流着鮮血，我还是一个劲地往前跑，又跑了几十米，又是一道鉄絲网，接連一口气爬过了七道鉄絲网，最后还有一道深沟。这时，我全身沒有一点好地方了。我漫山遍野地跑着，遇到山坡就滾下去，遇到深沟就爬过去，也不知道跑了多远。一直跑到天亮，才知道我已經跑到西山松树林里了。

在西山松林里，我整整躲藏了两天两夜。白天我不敢露面，藏在草棵子里，晚上出来找点野菜充飢。两天两夜真比两年还难熬啊！

第三天上，我已經餓得昏昏沉沉了，想找点野菜吃也爬不动了，我心里暗說：“张玉甫呀！虎口狼窝你都闖过来了，难道今天活活死在荒山上嗎？”我不禁落下几滴眼泪。

正在这时，忽然有車馬的声响，我赶忙又藏起来，心想这回可算完了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几个中国人，口里談論着打草的事，我这才放了心。我壮着胆子向他們走过去。他們見了我吓了一跳，因为我当时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呀！这几个中国人給了我几张大餅吃，救了我一条命，并又指給我到街里去的安全去路。我謝了他們，一直向着海拉尔街里走去。

后来据許多消息証实，日本鬼子为了杀人灭口，保守軍事秘密，当完工后，把敖包山上的几万“苦力”，活埋在“万人坑”中。我听了这些簡直气炸了肺。这笔血債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記！

新 生

日本鬼子投降了。从此，海拉尔获得了新生，我这个飽受人間苦难的“长工”、“煤黑子”、“苦

力”、“花子”，也和全国人民一样，揚眉吐气，获得了新生。

解放后，离散多年的老伴又团聚了。現在我已經有四个孩子，大姑娘在街道上做工作。我当了卫生队的工人，而且还当了組长，几年来受到不少奖励，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，吃穿不愁，再也不用为生活而担忧，再也不挨打受罵，被人欺侮了，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沒有共产党，沒有毛主席，那能有我张玉甫的今天。

不能忘記的血泪童年

楊翠蓮 口述 星 三 整理

我今年二十九岁，我这二十九年的生活道路，有一半是在地主的鞭子底下，伴着飢餓走过来的。作为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孩子，我的童年沒有幸福和欢笑，有的尽是痛苦和眼泪。我五岁上离开爹娘，就过上了討飯、被人販卖和当了头的生活，受了整整十五年的屈辱和鞭打。黑暗的旧社会給一个穷孩子的苦水，我一直喝到一九四九年。

我出生在河北省曲洲县小河道村的一个雇农家庭，从爷爷手上家里就沒有一块立錐之地，祖祖輩輩靠当长工糊口。在我五岁那年，家乡遭蝗灾，成群的蚂蚱遮天盖地地飞来，大片庄稼被啃得精光。天灾不收粮，地主們閉門封仓不出借，穷人們餓得死的死、逃的逃，大半村子都空了。我們一家九口整整吃了几个月的炒蚂蚱加野菜。奶奶經受不住，病餓而死，爷爷也餓倒在床，可怜我十岁的哥哥和一个三岁的妹妹因为飢餓

过度，一顿蚂蚱和野菜撑死了。为了托嘴活命，爹娘先把我十二岁的姐姐童养出去了。不久又把我最小的妹妹忍痛卖给了人。剩下的人只得讨吃过活。我们一家就这样死的死、卖的卖，弄得家破人亡。

灾年怕过冬，偏偏又冬早到。这年刚立冬就刮起了鹅毛雪花，寒风刺骨。披着破麻袋片子讨饭，真是出不了门。为了活命，我娘怀着八个月的孕，拖着重身子讨饭一天，腿脚全肿了。可是有什么法子呢？总不能等着活活的都饿死！一天，娘正在家里伤心落泪，爹忽然背回二斗高粱，手里还提着五六斤小米。我真饿极了，抓了一把生高粱就往嘴里填。娘问粮食从哪里来的，我爹只是说向北高庄邢家地主借的。就在第二天爹避着娘把我送到了邢家，我知道是把我又卖了，哭得死去活来不让爹走，爹含着眼泪哄我说：“孩子，为了闯过灾年救全家人活命，你就委屈点吧！在这里不比自己家，要听话多做活，过几天我来看你。”我们父女整整哭了一夜，第二天天不亮，爹就偷偷地走了。后来听说他出了邢家并没回去，一横心抛下全家老小出外谋生去了。

那时节我面黄肌瘦，长得矮小，做不了多少营生，端屎倒尿常常洒得满身都是。地主婆娘不是打就是骂，骂我是犯主的苦虫，我身上被打得旧伤没好，新伤又有了。在那家受上一天，我和其他下人吃的是玉米皮

拌糠捏的窝窝头，因为太酥，吃的时候得用手捧住，晚上我一个人就蜷缩在伙房的炕角里。在年三十的晚上，邢家上上下下都忙着蒸年糕，包饺子，换新衣，熬年接神；可是像我们这些苦命的下人，是不能接神的，快到三更时地主儿媳妇把我们几个丫头赶到套院墙角用筐篋扣起来，说：“不许动，等接完神再出来！”说我们命苦人不干净怕冲了神，冲了家旺。就这样我们一直被扣到人家放了鞭炮，拜罢旺火，接完了神才放出来。这种人不人鬼不鬼、挨打受气的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。在一个冬天的夜晚，我借着倒尿的机会连鞋都没穿逃出了邢家，一气跑了十多里地，到家时已是半夜。娘抱着我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孩子！娘也不想叫你再受这苦，可是邢家能让我吗？”商量的结果，连夜又把我送到一个远门姑夫家去暂躲几天。天哪！我可怜的妈妈哪里知道我这位姑夫竟是一个人贩子呢！这可真是逃出了火坑，又跳进了苦海。从此我就在人贩子的鞭子下，远离家乡和父母，开始了被人贩卖、流浪的生活。

我落在人贩子手里以后，从邯鄲到太原，人数已增到三十多个。我们一群苦孩子被锁在一个四面透风阴暗冰冷的房间里，十冬腊月，没穿没盖，我们一群孩子晚上只能一堆挤在稻草底下打颤，寒冬夜长，盼呀，盼呀，老是等不到天明。早晨天还不亮，嘩啦

一声門打开了。人販子提来一桶糠糊糊，每人盛上半碗，沒等喝完，又听凶声杀气地吆喝：“快出来，排好队！”我們又像一群猴子似的被赶到“人市”上。人市上什么鬼样子的人都有，把我們摆来扭去地左右相看，真怕极了！我們有的捂住眼睛，有的渾身打哆嗦，就这样我又被卖到忻县忻口鎮又一个人販子手里，不久又轉卖給了地主王大头。一进王家門，王大头小老婆嫌我又脏又小，侍候不了她，用毛掸子劈头盖脸地打着不要。結果我又被轉卖了两家。最后才落到給房沒一間地无一壠的王支丑家做女儿。

多么黑暗的社会呀！多么残忍的地主、人販子呀！我从五岁到七岁短短的三年里就被出卖了六次。我們穷人的孩子还不如地主的一条狗，可以任人买卖，任人糟蹋，在那个人吃人的社会里，哪里有穷人的活路呢？

我的义父王支丑是一个穷苦的单身汉，只有一个三岁的儿子，靠卖菜养活我們姐弟。那年头哪里的穷人也是一样活不下去，义父就担着弟弟領着我逃到了口外，落脚在武东县黑山子二道沟村。义父給有八十多頃地的地主兼資本家邢富有做飯，我帮人家喂猪，暂时算有了个下处。心想，从此可以安然劳动糊糊口了。哪知道天下的烏鴉一般黑，世上的地主一样狠，我們父女三人仍然沒有逃出地主的残酷压榨。灾难一

个接一个地又来了。一九四四年冬天的一个深夜，土匪鄂友三的军队抓住了我义父叫找邢家的白洋和大烟，因为父亲不知道，这帮凶恶的土匪，一脚踢在他的胸口上，老人吐了几口血，不几天就死去了。我们姐弟二人变成了孤儿。旧社会一个五尺汉子还糊不了口，我们两个孤儿可怎么活呀！义父死后不久，狠心的地主邢富有，看到我们云里没雨了，从我们身上再也榨不出什么来了，立逼我们出门。我们姐弟两人给地主跪在地下苦苦哀求了半天，才被答应暂时留下，可是他对我们越来越凶狠了。一个风雪的下午，白毛糊糊刮得天昏地暗，弟弟放牧的羊群里冻死了一只小羊羔；邢富有见他抱着死羔子回来，瞪起三角眼硬说是他打死的，便夺过羊鞭子拦腰把弟弟打倒在地，接着又浑身乱打起来。长工们和下人们再三哀告，邢富有答应叫我弟弟给死羊羔跪半天才算完事。我们姐弟在邢家挨的打，简直记不清了。记得一次我推磨时打了个盹，邢富有是一把把我推到大缸上，头上碰破了一指长的一道口子，血流不止，当时就昏过去了。后来长工们把我抬到伙房，止了血，才慢慢醒过来。这还不算，残忍的邢富有又起了更坏的黑心，要把我们卖给一个戏班的班主。好心的牛倌事先告诉了我，我们姐弟吓得缩成一团，浑身直打哆嗦，哭都哭不出声了。天哪！我杨翠莲难道这辈子就逃不出被人贩卖的命运

嗎？當時我已十四歲的人了。苦日子使我們漸漸懂得了反抗，當時我拿定主意反正不走，要打要殺由他。我們姐弟倆和地主哭鬧了半天，他看實在沒法子，就一脚把我們踢出門外，從此，我們又過上了討吃生活。這時已經是一九四八年，湊和着過了一個冬天，剛到開春，晴天一聲雷響，來了救星共產黨和解放軍，我們的苦日子終於熬到了頭。

解放後，在黨的幫助下我們很快有了一個家，接着我就跟上武工隊搞減租反霸，鎮壓反革命。一九五一年參加了農民協會，和鄉親們一塊鬥倒了那富有，吐出了我多年的苦水，我真是高興極了。不久我被選為鄉婦聯主任，在黨的培養下，一九五三年我又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，接着黨又把我送到了文化學校學習文化，使我不識字的討吃丫頭達到了高小文化程度，能夠擔任現在的糧食局會計工作。我的弟弟也很快當了工人，建立了家庭。這時我還有一件心思放不下，就是失散二十多年的父母還找不着下落。由於我離家時太小，忘了地址和父名，多次登報寫信查詢，都沒結果。後來，在黨的曲洲縣委的幫助下，終於使我和失散二十多年的父母通了第一封信。一九五九年我帶着孩子終於和父母及沒見過面的弟弟妹妹團聚了。和其他許多家庭一樣，我的家早就翻了身，父母親在人民公社里過着愉快幸福的勞動生活，弟弟

是就要毕业的大学生，妹妹也上中学了。二十年变化多么大呀！二十年过来的多么不容易呀！是党把我前后两个家从虎口里救了出来，是党给了我们新的生命。抚今思昔，党对我们的恩情，真是天高地厚。我们要永远听党的话，为了社会主义，为了世界上那些受苦的兄弟姐妹，一定要革命到底。

一石小麦

五原县四史编写小组 搜集
鲁子荣 整理

旧社会，我孙板头和地主老财打过不少的架，总是吃亏，不是让人家打得头破血流，就是不等咱动手早被人家一根麻绳捆着送进监狱。

民国十五年冬天，在二圪楞且跟狗地主杨五的一架，总算痛痛快快地出了口气。

起因是一石麦子。这石麦子是我风里来雨里去，鸡叫起半夜归，一点血一滴汗，辛辛苦苦一年的工钱啊！秋收后，该打的打下了，该碾的碾下了，该磨的磨下了，山堆一样的粮食，给地主一口袋一口袋地倒进仓装进窖里。这才拍打了一下自己身上积下一年的尘土，走进地主柜房去算这一年的血汗——一石麦子。谁知杨五板起狗脸：“麦子没有啦！给你白面。”“行吧，白面也是麦子磨成的。掌柜的给咱磨好了，我孙板头感恩不尽了！”杨五冷笑两声：“寻口袋去吧！一斗麦子给你二十斤。”我这才明白，这

家伙想敲我一下。我說：“掌柜的，你們家的麦子就磨二十斤嗎？”“麻纏什么，麸皮子給你除去啦！”我也沒好气地說：“好吧！我也給你除去麸皮，你有多少我全包。”楊五一楞，瞪着一双圓窟窿眼，死死地盯住我。我理也沒理他，繼續說道：“掌柜的！你們是白面吃头茬，饅头剝皮皮。我們穷人是麸皮白面一起，糊糊圪攪填肚皮。咱們还是房檐滴水——照着流吧。原来紅嘴白牙怎說，現在就怎么走，我不占你的便宜，你也別找我的香应。”地主半天沒說話，下巴上的几根黃毛在抖动，眼鼓得快要出血啦！突然猛扑过来，把我推出門外，张开破鑼嗓吼着：“想要你就要，不想要算毬了！”呼一声將門紧閉，我真想冲进去打他个白腦子流紅血，可想到奄奄一息的父亲，才强把这口气吞在肚里。

一連要了七天，他还是那一句話。这一天可該我出气啦！狗地主楊五和另一个地主张卫打官司輸了，衙門罰了他七十石小麦。一早，几十輛大車赶在楊五院里来装小麦，可他只給了人家三十石，就磕头作揖地說：“沒有啦，抬抬高手吧！”正在这节骨眼上，我闖了进去向領車的头儿說：“楊掌柜的糧可多呢。东場面两个窖每窖十五石，西場面两个窖每个十二石，还有粮仓里装十大几石。你們敢装就跟我来！”这一下，楊五那老家伙可急啦，忙給我挤眉弄眼。我

理也沒理他，領上一伙人打開窖就裝，疼得楊五直拍屁股又咧嘴，像蝎子螫着心啦——干疼沒說的。我樂得站在那高圪梁上直打口哨。

第二天我又去要那一石麥子，沒提防楊五的毒手，剛一進門那老家伙劈頭給我一棒，打得我栽倒在地，血順臉往下流。他還罵着：“你個小圪泡，成心踢爷爷的家當，還敢又來要那麥子！”我忍着疼撲過去，抓住楊五的腳脖子，一下把他摔倒在地，翻身騎着老家伙，摺住他那西葫蘆頭使勁在地下搓，搓得楊五呼天叫地，一會兒，臉青鼻腫，連几根黃毛胡子也打了卷。這時門外闖進兩條漢子，我一抬頭，原來楊五的兩個侄兒如狼似虎地撲將過來。不好！眼看今天又要吃虧，走不脫逃不掉，爷爷豁上這條命跟你們拚了！我脫出身來，抓住地主心愛的綠油漆門一拉一蹬，嘎喳一聲，二十五塊現洋的新門讓我給扳成了兩半。又順手拾起個瓶子來，照着大穿衣鏡扔去，嘩啦一下，兩件都粉碎了。他三人楞住了，我回頭見兩個狗崽子穿的黑皮鞋、筆直的呢子褲、綠京綫毛衣裹着那雪白的衣領，好闊氣啊！這全是窮人的血汗，不由得火上加火，在牆角油桶里抽出油刷子來一人一下，油順着身子直流，他們叔侄三人全成了油人人，炕上的緞被子、二藍馬褥子、綉花枕头、新白毡也花花点点的油了出來。把地主糟蹋了個苦，我扔掉油刷往外

就跑，再打下去，可沒我的好处。楊五却搶先一步在大門口堵住了；我抓住他的綢棉袍一撕，扯烂了，露出白花花的棉絮来，猛一推，我这才夺門出来。

門外早就圍了一群穷兄弟們。楊五一把抓住我的衣領，直吼叫着：“你賠我的东西！”众人开口了：

“賠什么东西！不給人家血汗工錢，还打人，你也太厉害了！”“你是专欺侮咱穷人呀！”“該用鑿头刨了狗日的房子！”“到县里告他，再罰他！”“孙板头，我們帮你去告！”“走！……”大家喊成一片。我从心里感激穷兄弟們对我的帮忙，也趁此拉着楊五：“走！咱們去衙門。你們三人打我，把爷爷头上打了个血窟窿！”这一着打准了老家伙的要害。他怕才打輸了官司受了罰，再上衙門对自己不利，急忙松开手：“一石麦子我給你，你头上有血窟窿，可你也把我头上搓破了几处皮，又糟踐我的許多东西，算我吃亏了！”大家轟一声哈哈大笑起来。